

商
伯
日
画
詹
尔
记

李 嘉 熙
文 佩 琳
译



责任编辑：李宝义

装帧设计：子木

责任校对：侯俊华

画商詹伯尔日记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民族街2段5里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7 $\frac{3}{4}$

印数：1—1,200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8161·1152 定价：4.30元

画商詹伯尔日记

1 9 1 8

2月12日/在轰炸的日子里

自从上次大轰炸以来，卢德的名作《马赛曲》已经装进大箱，填满砂袋，运往别处保护起来了。《马尔尼的马群》也专门盖了安全防护室加以保护。卡尔波的《舞蹈》也仍将在夹墙里度过其黑暗的年月。天哪！就连范多姆将军纪念碑⁽³⁾也都用东西盖了起来，以免挨炸！对那锃锃发亮的大炮筒来说，这真是莫大的侮辱。还不如就那样放着，露天屹立，反倒显得尊严而光荣。

2月13日/在57号

57号是我经理处所在地。

波尼·德·卡斯特兰，肩宽，腰瘦而胸部开阔，衣服讲究但不奢华，是一个筋骨强健精力充沛的人。举止富于教养，看上去很象一个动作文雅的大洋娃娃。他那很有钱的美国妻子已和他离了婚。

安娜·哥尔德，四十上下，就是那个已和波尼·德·卡斯特兰已离异的女人。她身材不高，也不太好看、腰弯得象个葫芦。脸长得象红土豆，真可惜了那副鼻子。她现由新丈夫陪着。新丈夫就是波尼的表兄——塔里安德-皮里哥尔德公爵。

波尼离婚之后，经济上再度陷入困境，但也给他那离了婚的

老婆留下了几百万法郎的债务。波尼十分懊悔，他说：“我是上当，真上当，对我来讲，安娜·哥尔德那儿够得上有钱！”安娜和新丈夫塔里安德结婚之后，日子倒是过得蛮幸福。新郎君身材高大，沉默寡言，六十开外的年纪多少有点驼背。因为已有一把年纪，不能再象花花公子那样风流，所以似乎别具一种道貌岸然，和蔼慈祥的味道。

他们与波尼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文艺批评家布林逊

一只活蹦乱跳的小老虎要是能够讲话，它的声音和它那副机灵劲儿，肯定会和这个狡猾的波兰人差不多。它表面上装得温温顺顺，背地里却会狂吼一声。它的脚掌柔软而光滑，但潜藏其中的利爪却尖利如钢。他之所以蓄上一脸大胡子是为了掩盖他只有半分人性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两眼倒是蓝的，那是为了便于自欺欺人。他曾经在美国求学，至于是否在美国出生，却只有天晓得。他住在意大利，但有人说他是英国籍。他处心积虑要让世人公认他是研究文艺复兴前意大利艺术的权威，尽管这一目标已约在三年之前实现，但是雄心并不勃勃，他已在走下坡路，只是这个路还很长，很长。他一不做买卖，二不收佣金，但是参与分红。

“布林逊，这二万五千法郎，给你。”

“谢谢你，詹伯尔。”

不久以前，他来到巴黎，他公开说，极愿为美国红十字会效劳，其实，是被德军吓破了胆。因为德军突破意大利防线之后，长驱直入，直逼佛罗伦萨，危及他乡间的别墅，而据传闻，英国也并不欢迎他入境。

他了解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事，也很熟悉其背景，但他无论

走到哪里，就在那里树敌。敌意经他散布，而又由他来全力收回。如果能和他的对手一起关在一个小天地里，也许还不致遭到毁灭！他的死对头就是柏林博物馆馆长波得。原来意大利雕塑，是他的禁脔，而波得居然也想在其中占一席之地！

2月16日/谈（雅各）·杜塞

我曾看见雅各·杜塞在杜布瓦大街散步。已经六十开外的年纪，看去仍然英俊如故。他过去那把深褐色的大胡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而今却是两鬓斑白，胡子修剪得象法国花园一样齐整。他的衣服十分贴身，就象是自行设计的服装穿在模特儿身上一样。模特儿那是仆婢们所崇拜的女王，而他，则象王子一样，受到服装设计师的膜拜。他从来不要求别人的尊崇，因为他自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从那一双蓝色的杏仁眼，直到他那天资聪颖的秉赋，一切的一切他应有尽有。他所收藏的十八世纪法国珍贵美术作品，前后共花了约三百万法郎！公开拍卖后所获净利即达一千四百万！他在装饰画家何恩采的协助之下所建立的这套藏品实在是珍贵无比，拍卖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就走了。今天，我住到他这里来了（斯蓬梯尼路19号）。那是一次何等漂亮的拍卖！他走得又是何其干脆！

他向我倾诉，他为爱情受尽了折磨。我深信不疑。他爱的是某夫人，某夫人也为他而离了婚。正当即将结缡之际，她却突然辞别了人间！

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是这样易于受人攻击。由于名声好，遭到人们的嫉恨，由于名声好，而使他辛酸备尝，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对社会的贡献也从未获得过公正的评价。他所收藏的书籍大都属于极其珍贵的考古、艺术名著，那是学者、收藏家和研究人员的宝库，也是世间罕见的珍贵典籍。他曾为此耗资

数百万法郎。他将其奉献给了法兰西学院，作为对其劳绩的表彰，本应为学院吸收为院士，而竟然登堂无门。他的藏书之对于艺术家也是极大的贡献；对于目前装饰艺术之复兴，他也比之别人早已慧眼独具。六年以前，在他的艺术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之际，曾遭到人们的嘲笑，而今则已有人在开始步他的后尘。

他既然还在散步，我想我们一定相见有日。

2月17日/我们的来历

恩内斯特·迈是个银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我们今天一同进的中餐。他的藏品中有一件昆廷·梅采斯的作品《贤明的君王》，即紧握两手又有一个鹰钩鼻子的人。该画现为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原来是属于鲁道夫·卡恩的藏品。他的这件藏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部作品中也属名画之列，这样讲虽不为过，不过也是从现代眼光和尺度来衡量才这么说。再者，他本人也非常有钱。

他对我说：“你怎么这样象你爸爸，他是在美国去世的吗？从前，我很喜欢他。”

“是1907年初过世的。爸爸长得很年轻，别人有时把我们当成两兄弟。他的确是象我，但是他比较富于道德教养，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常常是红光满面，谁见到都觉得舒服。有些朋友曾热情地称他是‘法国的弗朗士·哈尔斯’。”

“你的同事纳唐·魏尔德斯坦我也认识。当年搞古玩生意，他还是个新手，如今想必是老行家了。”

“那恐怕是拉菲德路56号时的事了。”

“不，不，是住在雷梯诺的老城的一个二层楼上，那时他还没有自己的门面哩！按职业身分讲，他只是个中间人。”

“一开始，他先在斯特拉斯堡卖领带，后来才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当古玩商，最后在巴黎定居。他还对我讲过，当他住

在拉菲特路时，常因不能按期付房租，而被迫在傍晚从门房旁边溜出去躲债。二十年后，在克罗尼埃那次大拍卖中，他以五十万法郎买下了弗拉戈纳尔的《情书》，等到1907年，他又以一千七百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鲁道夫·卡恩的全部藏书，当时在场的还有我和伦敦的迪文〔4〕一家。”

、“我记得，那是住在拉法叶特路9号的时候，你爸爸对他支持不小。”

“那倒是，不过我爸爸之干上这一门行业，原也是受了纳唐·魏尔德斯坦的影响，这是1889年的事了。我爸爸那时本来搞的是交易所，自转业搞了这一行，从一开始就招来了不少大财主当顾客，他们有：特希尔德一家、巴尔达克、奥伯特·李曼、斯特芬斯、斯特恩，还有你自己。后来，爸爸学了英语，就带上魏尔德斯坦上英国去了。因为当时只有在英国才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到精致的法国美术作品。比如在蓓尔美尔街〔5〕，老柯纳希家屋后的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他们以一万法郎的代价买下了华图的《诗人的梦》，后曾图以二万法郎出手，却找不到买主。经过十年收藏以后，竟索价十五万法郎为戴维-韦伊购去。当该画从伦敦运来法国时，我爸爸曾见过，但当时要价并不高。”

“詹伯尔先生，索价一万法郎以上的美术品，我从来是来者不拒。你还记得格洛吗？他是十九世纪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收藏家，他就有那个劲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他曾拿这事在我们面前大肆吹嘘，其实我们都不是外行。有一次，格洛把他收藏的一件作品拿给朋友们看，那是他曾花高价购藏的作品，朋友们见了都向他道贺，但格洛却打断了他们，说：“我收这幅画只花了一百个法郎，其实再多花五万法郎，我也情愿。”

3月2日/鉴定一件华图的作品

有些名家作品真伪难辨，我们在57号研究了这个问题。纳唐·魏尔德斯坦说：“米契尔·莱维声称：他手里的那件是真品，凯撒〔6〕那件是赝品。但我已答应凯撒，愿出百万马克买下他的。威廉第二那个下流坯一得了我的信〔7〕，那幅画的身价立刻就涨了一倍。”

当问及谁是中间人时，他答：“有两个人，一个是路德维希·罗森塔尔，是个商人，也是内廷膳食总管，是他给威廉买的原件；另一人是凯撒的大管家，他给我搭的桥，并坚持要我出具书面保证，我手头还留了个底子。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位法国收藏家对此作品表示了怀疑，这于是就成为了各家报纸的一条大新闻。这一来威廉也就不想出手了，并要求给予鉴定。当然，也不肯再卖给我了。法国则全力支持他，特别是法国政府，生怕得罪了他，把一些知名人物都请出来作担保。我们的政府部长把法兰西艺术学院也抬了出来，通过美术评论家何弗萨的口头来逐条反驳米契尔·莱维的说法。罗浮博物馆也奉命攻击莱维。人们对此均感震惊。万一威廉手中的东西真是假的，我看政府恐怕下命令也要把它变成真的，要不然怎么交代！”〔8〕

3月6日/收藏家约瑟夫·巴尔达克和亚瑟·韦尔皮萨，在57号

约瑟夫·巴尔达克是西吉蒙·巴尔达克的哥哥。他是来看《休伯特·罗伯特》这组雕像的。他是属于精明老练的银行家这种类型。对他来讲，数字就是方向盘，就是子弹，不是发财，就是破产，别的什么也不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意味着数字、款额，一派行家味道。他每讲一句话，总要跟着一个口头禅：

“那就是嘛！”你也不用多讲，他总是给你一个具体的数额。他点头就成交，他投的资决不会亏本。凭他所掌握的艺术知识立时就会给他赚钱。我以七十万法郎的价格把弗拉戈纳尔的《情书》

卖给了他。三年前，我曾从他手里买下乌东的名作，一件妇女半身像名叫：《扮作女修道士的凯拉夫人》，后来我又以整整二十万法郎转卖给了纽约的亨利·弗里克。去年我又从他手里买了两件小型瓷塑，也是乌东的作品。表现的是布洛格尼埃的小孩。我后以三万二千美元卖给了美国费城的约瑟夫·怀德勒，他手里却早已有了同类作品，只不过是大理石雕有些呆板罢了。它们也是来自于巴尔达克，是经雅克·塞里芒转手卖出的。我们这位银行家则是从巴伦·皮雄那里买来，巴伦则直接得自于乌东家中。有一个时候，这两件小瓷塑正式翻制成圆雕，今罗浮博物馆所收藏的两件就比它要精致得多。

约瑟夫·巴尔达克已在巴黎收藏得有最精致的《休伯特·罗伯特》雕像，但此刻却对我的藏品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正在谈着，韦尔-皮萨来了。我让他先慢点进来，巴尔达克就说：“我要对他讲，你的《罗伯特》我刚刚买下了。”韦尔-皮萨进门以后，缓步沿着长廊走来。

他的帽子一直压到耳际，两眼眯得象个果核，鼻子埋在胡子里，胡子又把嘴遮住，嘴又躲在腮帮子后头，脑壳又缩在肩下，整个身子好象要弯到两条腿当中了；当今巴黎鼎鼎大名的收藏家，就是这副模样。他的藏品中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可以转手而外，别的从不转卖。但也有点例外，即布歇的两件艺术挂毯他放弃了，还有一件《卡松》现归美国的怀德勒所有。这位邦塔里埃地区出身的农民，无论是从那身打扮，或者从他那一口浓重的乡音都可以一下就猜得出他是哪里人。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毫无内行协助的情况下，独力创办了自己的精采收藏。巴尔达克对他说：“你来得太晚了，《罗伯特》组雕叫我刚刚抢到手了。”我仔细地观察韦尔-皮萨的表情，觉得事情变得赤裸裸的了。我把他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他好象在想：“我

原并不打算收购《罗伯特》，既然今天叫巴尔达克这个畜生抢先一步，我就非得抢下来不可。”但他的回答竟很简单：“你买得好，那是精品。”“不过，你要想买还不晚，我方才现钱不凑手，还没来得及干这个蠢事。”这时韦尔-皮萨好象自言自语：“啊哈，连巴尔达克都没买，我又何必花这个钱？”谈话题目又转到了以往出过的价钱上，韦尔-皮萨对我们说：拉各尔的名肖像画《雅尔先生》在杜塞画展会上卖出的时候，净赚了约五十万法郎，但他本人只花了五千本钱就买到手了。

3月7日/在57号，尘海遗物的归宿

纳唐·魏尔德斯坦今晨收到下面这封信：“先生，我是激进的反闪（米特族）人物埃杜瓦·德勒蒙的遗孀。深愿你能公道待我。我有些美术作品想出售，未悉是否能抽暇前来接洽。”

3月12日/一件伪作

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赫恩画展会上，《蓝色的小男孩》竟以三万二千多美元的高价拍板，其实，那是一件冒名庚斯博罗的赝品。

展览会上，真正好的东西竟不太容易找到买主。

3月20日/往访玛丽·卡萨特

我乘马车从夏纳登程前往格拉斯。几头拉车的牲口看来也深受战祸的影响，象燕麦这样的东西，它们肚子里何曾再装过。哎哟，你瞧它们爬坡，该有多难！有一处地方，马蹄每蹬一次地得间隔多长时间，我们硬是给它算了出来。车老板知道打也没用，只好由着它们慢慢走！唉，看来我的老朋友也只能耐心点，耐心等待我们光临吧！

在小镇的尽头，在戈盖迪罗路的一侧，我们终于看到目标了，不远处就是安盖莱托别墅。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下了车，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羊肠小道，往别墅走去。远近闻名的美国画家就住在那里。在创造了印象主义画派的灿烂的群星中，只有她和惠斯勒作为美国的代表卜居于此。

天哪，这样一位献身于光线的信徒，两眼几乎失明！这样一位如此醉心于阳光，多方表现其明暗之美的女画家，似乎再也得不到阳光的温暖了。只是她那一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瘦长骨架，多少还有些热气罢了。她是一个喜欢栽花养草的人，但是她的花园却已荒芜不堪。她的这座小别墅，仿佛是枝头的鸟窠，有如世外桃源，居于万山之巅；极目远眺，峰峦起伏，山色秀丽，然而如画美景，却视而难见，目力不济，又徒唤奈何！

她两手捧着我孩子的头，亲切地贴近他们面孔，仔仔细细地打量：“啊，我是多么想把他们画下来呀！”听她一说，我这做父亲的心，不禁为之一动，我深深知道玛丽·卡萨特对于她看不上的孩子是从不屑一画的。贞洁的童心与玛丽·卡萨特彼此相通，浑成一体。她自己的孩子向来也是水灵灵的，按照英国的方式，在清新空气的陶冶之下抚养长大。德加曾说过她：“她画的孩童耶稣，身旁总有英国护士。”也许她不象她的朋友马内、莫奈、德加和雷诺阿那样富有知识，她本人对此也不否认，然而她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却沁人肺腑。

她对我说，拉菲特路15号曾经落下一枚炸弹，正好在迪朗-吕伊画室的对面。下礼拜二准备公开拍卖的德加藏画正好全都在那个画室里，她非常担心，这些名贵的藏画很可能要遭殃，并说：“德加这位大画家的生命正是由于得到他侄女的亲切仔细的照顾才得以至少延长了三年，万一遭到这样的大祸，那可

把她彻底毁了。”

我对她讲，迪朗-吕伊上个月曾经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把收藏在他画室的许许多多德加作品一一挑给我看，其亲切和葛的态度就跟他平常一样。但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草图尽管未最后完成，但效果竟是好得出奇，究竟出自谁手，我看还很难说。是出自德加之手呢，还是出自他的哪位才华横溢的朋友之手，看来已无从鉴定。迪朗-吕伊当然要比别人更了解他的老师，对于这样一个画派，凡是有资格对它提出意见的人，不论何种看法，他都乐于接受。趁目前还来得及，我看应早日对这批作品的归属提供更多的线索。

看过这些藏品之后，我过去的一个想法已宣告幻灭。多年来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觉得德加自己的珍品，从来秘不示人，一旦公开拍卖，其光辉天才当可大白于世。看来这个估计是太高了。其藏品中确有不少精采粉画，也确有若干杰出作品，但价值平平的原始习作也的确为数不少，只是不能否认它们是德加的东西而已。有些水粉作品很不完整，或已经局部涂抹。这都表明作者创作当时非常漫不经心。还有些水粉作品，积满了三十年的尘土，有的更是尘封满面。由于德加的藏品即将公开拍卖，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赝品，防止将现存的粉画、油画作品予以加工冒充原作，迪朗-吕伊费了很大功夫将每一件藏品均拍照留底，并把照片分赠法国及各海外有关机构备案。

玛丽·卡萨特问我是否看到一些蚀版画，我说，见到了。我还告诉她说，德加的家属担心将来会有人出版《德加色情作品集》，所以把他的色情作品都销毁了。只是迪朗-吕伊倒保存了一件：《夫人游宴图》。他让我看了，我觉得艺术上并不成熟，原来是妇女们叫他画成那个样子的！

德加所收藏的一些名作中，玛丽·卡萨特单挑出了一件名叫

《牧师先生》的作品，是安格尔画的，她建议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把它买下来。

玛丽·卡萨特有一位朋友是个亿万富翁，名叫詹姆士·史蒂尔曼，三天前刚在纽约逝世。谈话当中，她谈到了不少他的情况。她对我说：“他最先购藏的是两件挂毯，是布歇的作品。后来我又让他从特洛提的手里买下一件提香的作品，和两件莫罗尼的作品，后者原系特伦特市大主教宫殿中的藏画。他为此一共付了十六万美元。这之后又从你手中买下了伦勃朗的《提多》（原为鲁特兰公爵所有），两件弗拉戈纳尔的作品：《园丁》和《下葡萄的女人》，和一件维益·勒布仑的作品。他所收藏的比较有名的作品，大致就是这些，外加一件伦勃朗的原作。他曾表示要把我自己的一些作品也买下，所以前后共让他买去了二十四件。我的这类作品，主要是供家庭欣赏之用，好看也好拿，内容既不涉及社会也与其他画家无关。我倒是希望他别送给了博物馆。”

我们告辞玛丽·卡萨特的时候，已为时不早，天也快黑了。说实话，莫奈、马内、德加和雷诺阿这些人她都很敬佩，也时相过从，可惜这段内容丰富多采的生活，她只字未提。对高更这个人，她似乎不太欣赏，认为根本不是什么画家。至于惠斯勒，她认为是个江湖骗子，而沙尔金则是小丑。

去卡格涅访雷诺阿

“雷诺阿先生可以见见吗？”

“对不起，他昨夜没睡觉，”他的女仆答，“我就去瞧瞧，您有名片吗？”

雷诺阿并不认识我，我想象中估计他的仆人会套两匹马，两匹格拉斯的马，用车把他拉来。女仆回来后，说道：“您是

否可以让您的太太先到饭厅里休息，我们再设法请我们先生下来。”“请先生下来”，她这话倒叫人听不明白。

他的花园似乎有点象个荒凉的菜园，门窗系仿路易十六时期的那种菱形结构，但质量都很差，沿海滩的十二个门窗都好象是杜法埃之流的投机商人一夜之间搞出来的，真是粗制滥造已极。但是海上风光与田园景色却幽雅而绚丽，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雷诺阿于三年前死了老婆，所以屋子也没人经管，昨天吃剩的面包渣子，今天也没人打扫。

窗户附近的一个犄角，有张桌子，桌上有几支画笔，一盒水彩颜料。另外的桌上还有一些方形陶瓷制品，上面绘有花草，和儿童画的船啊、树啊等等图案。还有一些陶瓷盘，上面绘制的是许许多多屈膝裸女。他的色彩与风格，我总算搞清楚了。看来，雷诺阿难道是在搞陶瓷不成？

屋门半开，我终于瞧见他来了：他们把他扶下来了，两个女人用一种类似担架的东西把他抬来了。还在巴黎的时候，专门收售现代作品的画商乔治·伯恩海姆就给我讲过：“他上岁数了，浑身直哆嗦！”看来果真是这样。我这人真有点莫名其妙，到底上这儿来干啥！我眼前所见似乎是个骷髅。人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用肩膀扛住，怕他摔倒。但是他两条腿已弯不得，全身都弯不得，就象玩具兵里头那个从马上摔下来的骑士一样。他只用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已经包扎起来，成了个庞然大物。他们让他坐下，实际上是斜靠在椅背上。

他坐下之后，那样子看了真叫人害怕。胳膊肘尖露在两侧，小胳膊向上举起，就好象是用线拴着的两根小立柱，不停地颤动。手指头也已经萎缩，骨节突出，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哦，不，说手指萎缩还不对，手指头还有，只是已蜷缩在手掌心里，伸

不直了。可怜哪，一副干瘪得只剩皮包骨的手，就和鸡爪爪一样，毛已拔光，绳已扎好，就等扔掉了！

唉，他的脑袋是怎么样，我还没瞧哩！他头戴一顶高大的英国旅行帽，因为是驼背，脑瓜子也缩在里头。他的脸瘦得一点血色也没有；白胡子挂在两边，就象被风吹散了似的，硬得象豇豆。又是怎么吹成那个样子的呢，真是天知道？至于他那两只眼睛，——唉，那就一言难尽了。

对这样一个难以名状的生物，我又能指望他回答我什么呢？他的脑子还清醒吗？还有思维能力吗？还是我来先开口吧。我大胆讲了这样几句：“作为崇拜您的作品的观众，我的夫人和我一同前来向您，向一位杰出的画家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谨向当代美术大师致敬。”

他指了指要我们坐下，然后又要仆人给他一支烟。女仆先把一支烟放到他嘴里，又给他点燃。

雷诺阿这才提起嗓子来说道：“我具有 一切生理上的缺陷，我的作品也是一样。”

我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解除了。这一句俏皮话，生动的俏皮话，恢复了我的信心。我笑了起来。他也露出了笑容。不久以前，他那黯然无光的两眼，突然又明亮了起来。我对他说：“在那房角的一张桌子上，我见到了一些陶瓷作品，您的手法我很钦佩。”

“不错，不错，我首先搞的就是陶瓷。我有个十六岁的孙儿和我在一起，也正在从我学艺。人人都应该有一门职业，他搞这个比较合适，但不容易学。同一个色彩，要是两个人去调，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色调。”

“我听说，你想调出永远不会变色的色彩来，是吗？”

“不错，有这回事，可是没把握。记得六十年前，我在罗

浮博物馆看到特洛拍的那幅《牧归图》时，小牛的鼻孔冒出的哈气在阳光之下也显得彩色鲜明。但过几年以后再看到它时，牲口大鼻子下那种太阳光的效果，业已无影无踪。所以，我们就应该研究，不断进行研究。

我的夫人问他，喜不喜欢风景画？

“非常喜欢，但搞风景画是太不容易了。别人把我归入人物画家一类，这是正确的。我画的风景画作品只不过是些零零星星的小玩意。我方才正在想法把风景和我画的人物揉在一起哩！前辈老画家也都没有这样搞过。”

“您对乔尔乔内怎么看？”

雷诺阿没有回答。他不谈这个问题。后来我又提到柯罗，他就谈：“你提的这个人乃是本世纪了不起的天才人物，是前所未有的风景画巨匠。别人称他是诗人，这可是文不对题了！他是个自然主义画家。我本人曾经孜孜不倦地钻研过他那套艺术，却始终无法企及。凡是写生到过的地方，我也常去，比如：威尼斯啦，拉罗谢尔啦等等地方，但无论哪方面，都赶他不上。谈起拉罗谢尔，那里的座座高塔，唉，叫我遇到的麻烦可真不少啊！是谁让我这样去拼命学习的呢，不正是柯罗吗，不正是他的过错吗！他在拉罗谢尔画的高塔，把石块的色彩处理那样熨贴，而我呢，却怎么也弄不到那个程度。”

他把烟头扔进脚旁的烟灰缸之后，又示意仆人再给他点一支，然后接着讲：“风景画，那是画家的绊脚石，你不是觉得那是灰色吗，但在一幅以灰色为基调的作品里，那又是什么色彩呢！要用一支秃笔来解剖一棵树，该是有多么困难，先生，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行了。”

我对他说：“当1830年的诸大画家大多还在人世，当他们的画派不但毫无式微之兆，而且蜚声画坛，声誉达于顶点之际，更